

新說西遊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新說西遊記

二

〔清〕張書紳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貝

黑風山怪竊袈裟

物格而后知至

且猶是人也。而何以爲怪。蓋怪乃非常之謂也。人世之所習聞習見者。不以爲怪。不習聞習見。而忽聞忽見者。則卽以爲怪。是怪也者。乃卽此不習聞習見之心事。忽現於外。而情形面貌。必與本來有異。故謂之怪。非是別有一物。另有一人也。乃以讀書學道之士。而猶有此村野井底之譏。此直可以爲怪也。

大聖雖皈依歸正。尚未窮理格物。故一片鄙俚野俗之氣。

猶未盡化。而舉動言語。每不中節。雖自以爲觀音院。其實仍在黑風山。此野人之所以見譏與。

金珠玉帛。非不爲寶。然猶未足以爲人心之寶也。大聖歸正取經。自有所寶。乃不寶其所寶。而以袈裟爲寶。則惑矣。此黑怪之所以來前也。

和尚以衣鉢相傳。是和尚只有袈裟。是以和尚亦止知袈裟。老僧活至二百七十歲。其年不爲不夙。袈裟積至數百件。其物不爲不多。此外別無一物。此外亦別無一知。則日之不廣而不格。不知也甚矣。謂爲坐井信不誣也。要知此卽是個野人。是條黑漢。是以黑而生者。卒以黑而死。所謂

醉生夢死。不自覺者。其井蛙之謂與。

却說他師徒兩個策馬前來。直至山門首觀看。果然是一座寺院。廟乃神明之所扣定。但見那

知至便已照下明德。

層層殿閣。疊疊廊房。三山門外。巍巍萬道彩雲遮。五福堂前。艷艷千條紅霧遶。兩路松篁。一林檜柏。兩路松篁。無年無紀。自清幽。一林檜柏。有色有顏。隨傲麗。又見那鐘鼓樓高。浮屠塔峻。安禪僧定性。啼樹鳥音關。寂寞無塵。寂寞清虛。有道果清虛。

上剎祇園隱翠窩。招提勝景養娑婆。果然淨土人間少。天下名山僧占多。

長老下了馬。行者歇了擔。正欲進門。只見那門裏走出一衆僧來。你看他怎生模樣。

頭戴左筓帽。身穿無垢衣。銅環雙墜耳。絹帶束腰圍。草履行來穩。木魚手內提。口中常作念。般若總皈依。

三藏見了。侍立門傍。打個問訊。那和尚連忙答禮。笑道。失瞻。問是那裏來的。請入方丈。獻茶。三藏道。我弟子乃東土。欽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經。至此處。天色將晚。欲借土剎一宵。那和尚道。請

提出取經便極的格至之神

進裏坐。請進裏坐。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問那牽馬的是個甚麼東西。即物也三藏道。悄悄

聲的言。他的性急。

心粗氣浮。便是不格不致的病痛。

苦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

他就惱了。他是我的徒弟。那和尚打了個寒禁。咬着指頭道。這  
似此。青臉。便非窮。通博覽之士。  
般一個醜頭怪惱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來哩。醜  
白醜甚是有用。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山門裏  
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是觀音禪院。禪乃學也是個誦讀的所在。三藏  
又大喜道。弟子夙感菩薩聖恩。未及叩謝。今遇禪院。就如見菩  
薩一般甚好拜謝。那和尚聞言。卽命道人開了殿門。請三藏朝  
拜。那行者拴了馬。丟了行李。同三藏上殿。三藏展背舒身。鋪胸  
納地。望金像叩頭。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鐘。三藏俯伏  
臺前。傾心禱祝。祝拜已畢。那和尚住了鼓。行者還只管撞鐘不  
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那道人道。拜已畢了。還撞怎麼。行者方

丟了鐘杵。笑道：你那里曉得。

為知字一挑

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

日鐘的。

和尚固爾學者亦然若有一物不格則必有一事不知

此時却驚動那寺裏大小

僧人。上下房長老聽得鐘聲亂响。

一齊擁出道：那個野人。

不是元進

正是深山。野人是無知的。左評此熊羆黑漢有自而來也。

在這里亂敲鐘鼓。行者跳將出

來。咄的一聲道：是你孫外公撞了耍子的那些和尚。一見了說

得跌跌滾滾都爬在地下。

粗俗如此。學問一望而可知。

雷公。爺。爺。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

孫兒哩。起來起來。不要怕。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爺。衆僧方

纔禮拜見了三藏。都纔放心。不怕。內有本寺院主講道：老爺們

到後方丈中奉茶。遂而解韁牽馬。擡了行李。轉過正殿。竟入後

房。序了坐次。那院主獻了茶。又安排齋供。天光尚早。三藏稱謝。



未畢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擔着一個老僧出來看他恁生  
打扮。

頭上戴一頂毘盧方帽。貓睛石的寶頂光輝。身上穿一領錦  
絨褊衫。翡翠毛的金邊幌亮。一對僧鞋攢八寶。一根拄杖嵌  
雲星。滿面皺痕。好似驪山老母。一雙昏眼。却如東海龍君。口  
不開風。因齒落。腰馱背屈。爲筋藥。

衆僧道。師祖來了。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  
老僧還了禮。又各敘坐。老僧道。適間小的們說。東土唐朝來的  
老爺。我纔出來奉見。三藏道。輕造寶山。不知好歹。恕罪。恕罪。老  
僧道。不敢不敢。因問老爺。東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長

安邊界有五千餘里。過兩界山收了一個小徒。一路來行過西

番哈必國。經兩個月。又有五六千里。遠歷千山是個到了貴

處。老僧道也有萬里之遙了。我弟子虛度一生。山門也不會出

去。誠所謂坐井觀天。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物又笑自而朽之

輩。三藏又問老院主高壽幾何。老僧道痴長二百七十歲了。不知

經了多少物。歷過許多事其年不為不久行者聽見道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似此

愚頑卽活萬載亦何益三藏聽了他一眼道謹言莫要不識高低。冲撞人

那和尚便問老爺你有多少年。絕了行者道不敢說。那老僧也

只當一句風話。便不介意。也不再問。只叫獻茶。有一個小童

此物奚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有三個法藍鎮金的茶鍾。又

一童提一把白銅壺兒。

極爲物字點染

斟了三杯香茶。箇是色欺榴

蕊。艷味勝桂花香。三藏見了誇愛不盡。道好物件好物件。

先點物字

以爲袈

藍作觀。直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污眼污眼。老爺乃天朝上國。

廣覽奇珍。似這般器具。何足過獎。老爺自上邦來。可有甚麼寶

貝。借與弟子一觀。三藏道。可憐我那東土無甚寶貝。就有時路

程遙遠。也不能帶得。行者在傍道。師父。我前日在包袱裏。曾見

那領袈裟。不是件寶貝。

物字寫的出色

拿與他看看。何如。衆僧聽說袈

裟。一個個冷笑。行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爺纔說袈裟是件

寶貝。言實可笑。若說袈裟似我等輩者。不上二三十件。若論我

師祖。在此處做了二百五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

其物不爲不多

是為格字一觀叫拿出來看看。那個和尚也是他一時賣弄。翻弄物格天然奇絕

便叫道。人開庫房。頭陀擡櫃子。就擡出十二櫃。放在天井中。開

了鎖。兩邊設下衣架。四圍牽了繩子。將袈裟一件件抖開掛起。

請三藏觀看。果然是滿堂綺繡。四壁綾羅。行者一一觀之。都是

些穿花納錦。刺綉銷金之物。和尚只有袈裟。和尚亦只見袈裟。此外別無所有。此外亦一無所見也。

笑道。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三藏把行

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與人鬪富。你我是單身在外。只恐

有錯。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錯。三藏道。你不曾理會得。古人

有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見貪婪奸偽之人。倘若一經入目。

必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生其計。汝是個畏禍的。索之而必應其

幸。也。不。然。則。殞。身。滅。命。皆。起。於。此。事。不。小。矣。傳奇一棒緣行深得此意  
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孫。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說。急。急。的。走。了。  
去。把。個。包。袱。解。開。早。有。霞。光。迸。迸。尚。有。兩。層。油。紙。裹。定。去。了。紙。  
取。出。袈。裟。抖。開。時。紅。光。滿。室。彩。氣。盈。庭。衆。僧。見。了。無。一。個。不。心。  
歡。口。讚。直。個。好。袈。裟。上。頭。有。

千。般。巧。妙。明。珠。墜。萬。樣。稀。奇。佛。寶。攢。上。下。龍。鬚。鋪。綵。綺。兜。羅。  
四。面。錦。沿。邊。體。掛。魁。魘。從。此。滅。身。披。魘。魅。入。黃。泉。托。化。天。仙。  
親。手。製。不。是。直。僧。不。敢。穿。

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不謂七八百件之外而又有此果然動了好心。走上  
前。對。三。藏。跪。下。眼。中。垂。淚。道。我。弟。子。直。是。沒。緣。三。藏。攙。起。道。老。

院師有何話說。他道老爺這件寶貝。方纔展開天色。晚了奈何。

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

此物尚有未見。又有於他翻格字醒極。

豈不是無緣三

藏。教掌上燈來。讓你再看。那老僧道。爺爺的寶貝。已是光亮。再

點了燈。一發幌眼。莫想看得仔細。行者道。你要怎的看纔好。老

僧道。老爺若是寬恩放心。教弟子拿到後房。細細的看一夜。明

早送還老爺西去。不知尊意何如。三藏聽說。喫了一驚。埋怨行

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等我包起來。教他拿

了去看。但有疎虞。蓋是老孫包管。那三藏阻攔不住。他把袈裟

遞與老僧道。憑你看去。只是明早照舊還我。不得損污些須。老

僧喜喜歡歡。着幸童將袈裟拿進去。却分付衆僧。將前面禪堂

掃淨取兩張簾床安設鋪蓋。請二位老爺安歇。一壁廂又分付安排早齋。送行遂而各散。師徒們關了禪堂。睡下不題。却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拿在後房燈下對袈裟號啣痛哭。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小幸童也不知爲何。却去報與衆僧道。公公哭到二更時候。還不歇聲。有兩個徒孫是他心愛之人。止前問道。師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無緣。看不得唐僧寶貝。小和尚道。公公年紀高大。發過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解開看便罷了。何須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長久。我今年二百七十歲。空掙了幾百件袈裟。怎麼得有他這一件。怎麼得做個唐僧。小和尚道。師公差了。唐僧乃是離鄉避井的一個行腳僧。你這等

年高享用也勾了。倒要像他做行脚僧何也。老僧道我雖是坐家自在。樂乎晚景。却不得他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兒。就死也閉眼。也是我來陽世間爲僧一場。衆僧道好沒正經。你要穿他的有何難處。我們明日畱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畱他住十日。你就穿他十日。便罷了。何苦這般痛哭。老僧道總然畱他住了年載。也只穿得年載。到底也不得氣長。他要去時。只得與他去。怎生畱得長遠。單單要着這一件。其不能卽物窮理可知。正說話處。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智。這是個識貨的。出頭道公公要得長遠也容易。老僧問言就歡喜起來。道我兒你有甚麼高見。廣智道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着了。我們選幾個有力量



的拿了鎗刀。打開禪堂。將他殺了。把屍首埋在後園。只我一家知道。却又誅了他的白馬行囊。却把那袈裟畱下。以爲傳家之寶。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老和尚見說。滿心歡喜。却纔措了眼淚。道好好好。此計絕妙。即便收拾鎗刀。內中又一個小和尚名喚廣謀。日裏不見用。智夜裏却要施謀。總在黑處着力。就是那廣智的師弟。上前來道。此計不妙。若要殺他。須要看看動靜。那個白臉的似易。那個毛臉的似難。萬一殺他不得。却不返招已禍。我有一個不動刀鎗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見你有什么法。廣謀道。依小孫之見。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每人要乾柴一束。捨了那三間禪堂。放起火來。教他欲走無門。連馬一火焚之。就是山前山後。